

夜色永城

从酉时到辰时,从城市到幼时。故事的开始,是一半的我们生于天地,一半的我们活在这里。

打我记事起,总是有一个不太服气的朋友,习惯性将下班的时间用作自我侵略。

在新的一天开始之前,他虚构了一个广阔的天地,在记忆中还原俯瞰的身姿,随一抹白烟而下。

地上星河里闪烁滞留的光线,是五颜六色的霓虹和早已落单的旅伴,透过他微醺的体态,朦胧地看见拥挤的高楼下是梦幻的街道。

但仅在此刻,他目之所及便是他所拥有的,马路上的车笛、练歌房里的呼喊、塑胶键盘的按压声响、便利店的来客提醒。

他像一无所知的孩子,一颗糖果能让他以为得到了整个世界,但又顷刻化作两袖清风的行者,社会战场的勇士。

众人在床平躺侧卧,低头蜷曲双腿以作祈祷状,浓浓的黑夜随时间淡去,此时山上的森林像起了一层灰蓝色的雾。

静谧的狂欢就要结束,四处逃散的白烟躲进熬了一晚仍旧澄澈却漆黑的咖啡。

就像城市中睡不着的你和我。

融媒记者 邵思民/文
通讯员 陈威武/摄

